

流水集

初春記事

直射點向赤道偏移 白晝逐漸變長
世界在安謐的氣氛中復甦

空氣中花和草的清香

在太陽的照耀下 汇成靜默的河流
天地分割線上升起的星辰 無數的生命輪回
你是萬物盛開綻放的起點

盛夏記事

飛鳥拍打渾濁的空氣 唱起幼年的歌謠

暮色蒼茫 海潮洶湧澎湃

聆聽蟬鳴 那是宇宙不變的迴聲

歷經漫長的千年 留下不朽的詩篇

冗長的樓道在黑夜的籠罩下格外悲傷
遠方是五彩繽紛的極光

城

時光飛逝 毫不留情

寧靜的鄉村田野瞬間天塌地陷
現代工廠與摩天大樓迅速崛起

故事從此開始

兩個世界的相遇 兩條平行線的相交
本是不該存在的偽命題
可為什麼我始終無法忘記你

你就要離開了

可是說真的

你在現實中存在過嗎

冬日的窗外寒冷依舊

凌晨時分的城市在沉睡中透出深切的目光
我想起了從前走過的孤單歲月

曾經在藍天下守望的身影

曾經在黑夜裏痛哭的迴聲

最後漸漸在眾人冷漠的目光中變成雕像
我的青春肆意在悲傷中緩緩流逝

直至不復存在

遠方

你從遠方走來

枯樹 荒草 末日的淒涼

你從遠方走來

狂風 暴雨 災難的虛妄

世界陷入黑暗 你步履沉重

登上山巔

細密的鬍鬚如同鋒利的碎石

微弱的呼吸如同破碎的冰河

可你卻在毀滅前的那刻

看見最後的暮光

天演

春花繁 夏草盛 秋葉枯 冬樹寂

晨為曲 暮為歌 畫則作 夜則息

山河破碎 風雨飄搖 斗轉星移 萬象更新

這是舊的終結 也是新的開始
遠古時代的我們眼前濃霧彌漫 誰也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樣

匍匐前進那麼多年 只是等待被喚醒的時刻

巨型潛艇滑過深海 我看見魚類躲藏時的驚恐
金屬齒輪飛速旋轉 我聽見鳥類遷徙時的悲鳴
於是在某個平靜的夜晚 無數的陰謀風生水起

蒼煙浮日暮 寒鋼揚月影

沉默的麥田 遙遠的工業革命

沉船

我不知道我是何時上的船 我只知道我佇立在駛向遠方的航線上
我不會分享你的過去 也無從瞭解你的現在

船沉沒在大洋深處 我開始慢慢窒息
停留在海平面六英尺以下 我仰望著此生所見最純淨的天空

越來越近 越來越靜

我想像著你模糊的臉 和你周圍散發的冷漠氣息

你輕輕唱著歌 緩緩訴說著一切 我甚至不敢直視你的眼睛

在遼闊的土地下 我發現腐朽的骨骸

在所謂的光明後 我看到蔓延的黑暗
經歷無數的謊言 也學會所有的欺騙

這只是夢 但我卻希望就此沉睡 永遠不會醒來

逃

讓我就此逃離 用麻木代替悲傷

讓我就此放手 然後獨自面對

封存已久的祕密沒人看見 深深掩蓋的傷痕有誰知道
這些像電影的過場畫面 年復一年的循環

有時灰色的記憶洶湧而來 而我寧願不曾擁有
想讓時間的腳步永遠停止 這樣就不再有過去

回到從前

時光的魔法讓歷史的年輪倒退
稚嫩的孩童重新擁有歡樂的笑臉
微風中的鞦韆再次搖盪

我回到從前 猶如幽靈般出現

聽著鈴聲 用記憶之刀刻下永遠
風化千年的誓言從此不重演
是歡笑 是眼淚 是離別
是誰的從前

當悲涼如高山般聳立
當孤獨如流水般蔓延

當週末以心靈的死亡告終

我能否依舊回想起自由翱翔的童年

我徘徊在小學校園的大門前

同學們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見

蕭瑟秋風掃落葉

我只能對著天邊的北極星許願

無奈與遺憾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裏面

離那大海般的藍色夢想還很遙遠

恐怕再也不能回到從前 回到你身邊

凍雨

黑雲翻滾 狂風捲地

白霧混沌 凍雨來襲

我凝望著倒在課桌上疲倦的你
你離我很遙遠 可你也是孤獨的

初次相遇似乎在秋天的清晨
你漫不經心如同慵懶的松鼠
寒冷的冰河阻隔我和你
還有那日光傾城

為什麼停留在我腦海裏的
是你的背影而不是你的微笑
只因我在逆風中前行
在暴雨中失去飛翔的翅膀

我的十二月

這是我的十二月 一年中屬於我的時光
這是我的十二月 眼前如此清晰明朗
這是我的十二月 回想那被雪覆蓋的家鄉
這是我的十二月 隻身一人 獨自彷徨

我僅希望 當風雨來臨
能有一個停泊的港灣
我僅希望 當寒潮過境
能有一個溫暖的懷抱

往事如浮雲 遮不住我的思念
往事如烈酒 飲不盡我的情懷
黑夜如斯 長路蜿蜒
沉睡的冬天睜開朦朧的雙眼

這是我的十二月 沸騰的熱血漸漸變涼
這是我的十二月 喧譁的青春慢慢散場
這是我的十二月 一切都是未知的幻想
這是我的十二月 我卻在故作偽裝

是塵埃也是宇宙

那些匆忙溜走的歲月
如同微塵 漸漸氾濫出刺眼的光
你是降落凡間的神靈
澄澈如晴空 寂靜如山林

你隱藏在彌漫的濃霧中
你遊走在猛烈的狂風裏
夏天的燥熱還未散去

秋天的湖泊已盛滿悲傷的淚水

冬日臨近 新年的鐘聲即將敲響
寒冷覆蓋著世界 凍結著你

只是我知道

你是須臾也是永恆 你是塵埃也是宇宙

另一個自己

你曾經幻想過世界上存在另一個自己嗎

童年時我們想變成動畫裏的英雄

少年時我們想變成電視上的明星

純白的象牙塔 無知的我們

不經意間 我們長大了

你曾經幻想過世界上存在另一個自己嗎

這是個悲哀的時代 大學 就業 貸款 保險

現實中早已物質化和體制化的我們

在電腦閃動的畫面和咖啡冒泡的聲音中變得麻木

可內心深處 我們也嚮往自由 渴望暴力

憧憬戰爭 期待末日降臨

我們就是上帝 創造萬物 然後將其毀滅

繁華漸趨荒蕪 黑暗籠罩榮光

不經意間 災難悄然而至

你曾經幻想過世界上存在另一個自己嗎

或許下一秒他就出現在你眼前

風中的少年

時間的流逝讓人恐懼
生活的壓力讓人窒息
童年的赤橙黃綠青藍紫
成人的黑白灰昏暗無光

我是隻狐狸 狡猾中透著虛偽
你是隻野狼 勇敢中帶著堅強
征戰天下 獵獵捕風
湖深林密 山高水長

風中的少年站在路途的終點
鋒利似劍 輕薄如紙
閉上眼 感受你強烈的心跳
睜開眼 重回夢開始的地方

迷失的搖滾時光

時光是融化的瀝青 把漫長的世紀浸染出鋒利的傷痕
時光是未乾的油漆 把消散的聲音塗寫出狂躁的筆跡
你們從工業革命的年代走來 遲來的黃昏如此沉默
風中還飄散著新金屬的氣息 將至的暴雨加速催化

舒緩的前奏 思緒流轉到深夜 烏鵲在墓地上盤旋 隱約有些哀鳴
跳躍的饒舌 天色微亮 霧氣濃重
徜徉在起伏的麥浪裏 淡淡的清香
憤怒的嘶吼 火把點燃整個宇宙 溫暖的橘紅 遙遠的末日情懷

深紅的鐵锈 破舊的廠房 刺鼻的化學品
冷漠的對話 狹窄的車間 細緻的生產書
無數折翼的鳥在山峰隕落 無數翠綠的樹在山腳拔節
夏末的鳴蟬和螢火蟲 則是孤單的童年回憶
秋收的喜悅被遺忘 最終消亡

漸漸告別曾經叛逆的青春歲月和光怪陸離的外在形象
濃密的鬍鬚 黑白灰的襯衣 商業化的主流風格
敲響午夜警鐘 眼前是寂靜的湖泊 生存還是毀滅
所有的故事從開始到結束只是十年

你們的歌是新生的詩 開篇墜入奇幻的仙境
你們的歌是留白的畫 收尾留下追尋的腳步
過去的你們造就現在的我 可我們註定不能相遇
現在的你們成熟穩重 但我的熱情依舊存在

消失的時光二零零三

消失的時光二零零三 記憶裏的短暫空白

昨日春風撫綠草 如今夏雨敲青苔

消失的時光二零零三 歲月裏的小城故事
高樓轉瞬拔地起 見證預言者的悲哀

金屬是鋒利的武器 說唱是精神的堡壘

青春是殘缺的拼圖 理想的光芒敵不過現實的塵埃
消失的時光二零零三 歷經世事的我終於懂得
遺忘黑暗的過去 才能擁有光明的未來

自傳

夕陽下的德州小鎮 橙色的光安靜祥和

空氣中滿是麥草發酵的味道

我的童年被密封在木盒中 停留在深不見底的湖泊
狂風暴雨 時過境遷

萊茵河畔的魯爾區 飄散的黑煙將天空渲染得如此沉重
咖啡如鐵一般泛著機械和金屬的光澤
我的少年被打包在集裝箱中 漂流在一望無際的海洋
腐蝕催化 時過境遷

浮生若夢 人生幾何 世間萬物 終歸塵土

我卻於此刻深刻地懷念著 消失的田園村莊 消失的工業革命

秋聲賦

寒秋時節 浮生悲涼 葉落孤寂 蟬鳴悽楚
笛聲漸遠 青燈忽暗 心死意滅 形單影隻
晝則風重 夜則雨深 热似岩漿 冷似海水
夏蟲入冬 不可存活 流星閃耀 終將隕損

遠秋行

秋風秋雨秋夜涼 舊綠蕭瑟轉枯黃
行至寒處玉露凝 回首遙聞桂花香
落日未紅天漸黑 明鏡無情照空窗
獨居異鄉身是客 故園難尋夢裏望

秋思

回首難尋素衣冠
怎料春寒 強卷薄衫
揮毫潑墨意狂亂
疑真似幻 不知悲歡

狼人殺有感

浮雲帶霜晨 落日送黃昏
風暖知春曉 雨寒解秋深
刀鋒見黑血 亡者生冤魂
繁花應新景 荒草掩舊痕

我們

什麼時候 周圍的一切都換了顏色 變了腔調

青春成了一張老照片 泛黃的像素裏殘存著逝去的風景

那時年少的我們不懂世事

只顧仰望深藍色的天空 却忽視腳下的路荊棘密佈

然後 某一天 我們長大了

開始嘲笑和否認過去 仿佛從虛無中來到這個世界
茫然失措時 我們向黑暗中唯一的亮光跑去

終於到了分開的時刻

匆匆的離別 如同最初匆匆的相遇

或許將來 我們會感嘆道

夢想與現實相距太遠 我們都變成自己曾經最討厭的人

吐槽

夜晚不再深沉 而是被城市裏浮動的燈光照得慘白
城市在長大 隱影在擴散 繁華的背後隱藏著孤獨

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 這是一個怪誕的時代
人們渴望自由 但又將到手的自由棄置不用
人們渴望金錢 有時卻控訴它無形的控制

冬天因經濟危機而更顯蕭瑟

辦公桌上免費提供的咖啡機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包包即溶咖啡
許多時候 忙於工作的我察覺不到時間的存在

只是周圍寂靜之時

骨頭劈哩的聲音從身體裏傳來 血液猶如亡命之徒四處流竄

我的人生如同平靜的江水 看不到任何風吹浪打的痕跡
這是一個時代遠去的背影

思念

讓思緒如風 越過千里低穹
讓念想如雲 飄過萬里高空
像你站在山巔 孤寂無聲
恰似疲憊的候鳥駐足

片片落葉凋零

時沉時浮 人生同殊
此靜何處 亦有亦無

默的歎道

世間無窮 淡則遠
人海蒼茫 平則立

蔣某人真可怕

蔣某人真可怕

來時猶如凶神惡煞 去時總是令人驚詫
考試幾乎拿滿分 成績都是連唬帶嚇
恐怖之極 令人害怕

永遠統領著奧賽的千軍萬馬

一二等獎 不在話下

他是大俠中的大俠

雖然口齒不清 舌頭打叉

總之一句話 老蔣出馬 一個頂倆